



达赖六世迎迓

多杰才旦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达赖六世逃亡

多杰才旦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六世达赖逃亡

多杰才旦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字数: 240千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ISBN 7-225-00497-2/I·64

定价: 4.00元



• 作者简介 •

多杰才旦，藏族，青海化隆人，与共和国同龄。从1978年开始业余写作，先后在《青海湖》、《当代》、《文学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发表和出版了各种文学作品20余部，8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1990年被推选为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

内 容 简 介

《达赖六世逃亡》收集了多杰才旦的6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从比较深的层次表现了藏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充分展示出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婚姻、爱情的追求。另外，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对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的一些深刻认识和理解。作品内容朴实，蕴涵丰富，文笔旷达流畅，富有较强的感染力。

13'0/06

目 录

我和三个白度母.....	(1)
古城轶事.....	(58)
达赖六世逃亡.....	(105)
阿嘉正传.....	(175)
无记涅槃.....	(218)
藏蓝色的牧场.....	(283)

· 我和三个白度母 ·

昨夜，我又在梦中回到了那坐高原古城。

我记得，那是7月的一天，跟往常一样，秋天的凉爽还未降临，酷暑仍到处发挥着它的余威。大街两旁的树木，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厚厚一层尘土在枝条上打着卷儿。晒软的沥青路面上看不到一滴水，干巴巴的发着白光。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带起一阵阵尘土，与天上的灰气联成一片，使人感到郁闷、窒息。

我受我们科长的指派，离开河南县到省城西宁参加省建委举办的城乡规划训练班已有三四个月了。那期间，我们到兰州、刘家峡、石家庄和昔阳的大寨等地参观访问过一次。回来后便又一如既往，像一群中学生似的按部就班地去教室听课、做笔记、阅读讲义和有关资料。参加训练班的共有30多人，都是拿工资的在职干部或以工代干的脱产工人。别人我不敢说三道四，妄加评论，我则完完全全是去应付差事的。我临离开河南县时我们科长就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去一下吧，啊，咱们

不去个人也不好，上面有正式文件。至于学成个啥样，我看哪，无关紧要，咱们县平均海拔3 000多米，规划不规划还不就是这么个熊样！”我本人也对这个即便学到那么两手技能，也不大可能派上用场的差事一点不感兴趣。老师在台上一开讲，我的思想就马上穿过窗户上的玻璃缝儿，一会儿在我的第二故乡苍茫荒凉的大草原上盘旋飞翔，一会儿又在原籍老家干燥、贫瘠的穷山沟里彷徨徘徊。好在无论是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还是担任教员的一般技术人员，对我们管得并不严，有时偶尔强调一次纪律，也只是泛泛地说说而已。

那天上午，做完课间操，又海阔天空地闲扯了半个小时，大家陆陆续续回教室去了。我装做要上厕所，悄悄溜出大门到马路上闲逛。我实在不想回教室去，装模做样地受那份活罪。我当时20多岁，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皮肤晒得又黑又粗，头发也乱得可以，一个月最多洗两次。一身黑布学生服，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而且窄了些，不过穿在身上倒也随和自在。

马路两旁的铺面一家接一家，都敞开着，但除了极个别的大多显得冷冷清清，顾客很少。服务员或聚在一起扎堆聊天，或高高坐在柜台上，翘着二郎腿，十分悠闲地翻看50年代出版的小人书。既不上学读书又无正当职业的市井青少年，贼眉鼠眼地向过往行人兜售各种违禁小物品及上面明文规定不准倒卖的无价票证。

一伙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一家饭馆门口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一见我他们立刻凑拢过来，先问我要不要粮票布票，旋即又问我手头有什么要卖的没有。接着其中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小家伙又掏出一块黄壳子的手表，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又迅速塞回裤兜。他说那表是他父亲的，是进口的瑞士名牌“大罗

马”，质量世界第一，既防震，又防水，还防旧——一般的表戴上一二十年就不行了，可他那块老子戴罢儿子戴，儿子戴罢孙子戴，子子孙孙一代传一代，传它七八代也不会坏……他背着父母悄悄拿出来，是想用它换一笔现钱，然后和哥儿们一起坐上火车去外地好好“散一散”（尽情地享受一番）……如果我想要，价钱好说，一回生两回熟，看在朋友的份上，干脆减价一半，要是仍嫌贵的话，还可以商量，反正他吃点亏也无所谓。话音刚落，另外一个小家伙马上接过话茬，说他也是朋友，手表“照顾”给他行不行？手表的主人对他不屑一顾，冷笑道：“你个不讲信义的赖皮狗，你算啥朋友？你他妈的就是出1 000块，我也不稀罕！”被斥为“赖皮狗”的那个男孩听了愤然作色，他咬着牙，瞪着眼，发誓要立即跟他决个雌雄。表主似乎也不是个孬种，只见他右手一扬，嗖地亮出一把两刃小尖刀：“这家伙不是吃素的，你来吧！”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双方的气才渐渐消下去了。然后大家的目光又集中到我身上，异口同声地劝我不要辜负了表主的一番好意，赶紧掏钱。并说：“钱不够不要紧，我们帮你凑，先给你垫上一部分，你回去后再给我们寄来。”

我没说要，也没说不要，我带着怎样理解都可以的微笑扫了他们一眼，然后径直走开了。立即从后面甩来了几句难听的脏话，我只当没有听见。我心里有点恼火，也有点清高。

我信步走着，不觉之中踏上了通往西门口的“五四”大桥。桥下的河水很小，其流量仅能推动一扇石磨而已。大概是流量太小，没有能力自我澄清的缘故吧，河水相当浑浊，里面有工业污水，也有垃圾和粪便，在烈日的曝晒下散发着阵阵恶臭。但即便如此，仍有几个光屁股小孩在下游弯曲处河水较深

的地方洗澡、打水仗。桥东头靠南的一个角落里，一大群人正在围观什么。不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汽车司机甚至把车停在马路边上，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张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快步子，凑过去插进了人堆。

人群中央蹲着一位农民兄弟，约莫四十五六岁，太阳穴和脑门上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像一只干瘪的酸梨，是深褐色的。不知是患了感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热天竟披着件缀满补丁的黑条绒棉袄。他面前放着几根编成辫子的新鲜大蒜，旁边还有一条鼓鼓囊囊的旧麻袋，显然里面装的也是新鲜大蒜。

“喂！你考虑好了没有，一辫子两毛钱处理呢，还是跟我们去一趟工商管理局？”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小伙厉声问道，他的目光异乎寻常地凶狠，下巴也在微微颤抖着。他的忍耐似乎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有可能劈脸给那倒霉的农民一记响亮的耳光。

“书记……主任……”那农民舔了舔结着厚厚一层白苔的嘴唇，两只鸡爪似的黑手在胸前绞扭着，“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

“放你妈的狗屁！”一个穿制服的红脸大汉破口骂道，“我们又不是哪座庙里的牛头马面，你他妈磕个啥头，嗯？”

“我说你这个老乡呀，你这么窝囊做啥？我劝你还是听人家这几位同志的话赶紧处理了算了！”说话的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她一只手提着两根蒜辫，另一只手攥着一张5角的人民币。“你该明白，你这可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呀，到了工商管理局，全部没收不算，说不定还重重地罚你一笔呢。给，这是5毛，给我找1毛。快点哟，我回去还要做饭呢！”

那农民像喝毒药一样痛苦地咽了一口气，准备接受那张5角的人民币，突然他伸出去的手又蓦地缩回，随即双膝往地下一跪，可怜巴巴地诉说道：“书记、主任……我老婆死了，留下8个娃娃，最大的才15岁……还有我老母，今年整80，几天明白几天糊涂，在家里的凉炕上躺着……”他的鼻子一抽，声音哽在喉咙里，一串浑黄的泪珠从他的眼眶中溢出，顺着面颊滚下去，落在蒜瓣上。

小平头见了不腔厌恶地啐了一口，骂道：“你个贼骨头、老奸商，你他妈的装什么蒜！你这样的人我见过的多了，我知道你们，你们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有10块钱的赚头，你们就心里痒痒，坐不住；有20块钱的赚头，你们就脑子发热，不考虑后果；要是30块钱的赚头，那就敢践踏一切原则，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里通外国，背叛祖国，充当帝修反的应声虫、别动队！还有，你们这类人一个个都是变色龙，最善于伪装，用假象迷惑人，一旦狐狸尾巴被捉住了，就什么老婆死了，娃娃病了，又没钱抓药，面柜也空了，还欠生产队的帐……好像天底下阳世上所有的大灾大难都跑到你们那儿去了——呸，真是岂有此理！”他飞起一脚，把那条麻袋踢到一边，命令道：“快起来，跟老子走！”

“书记、主任……那，那就处理吧，一辫子两，两毛……咳，咳咳咳，咳咳咳……”

“哈，这就对了嘛，要是一开始你就是这么个好态度，省了大家多少时间！哎哎哎，你先收我的钱哟，我来得最早——给，这是5毛，你给我找1毛，快点！”

我心里忽然一阵难受。我不禁想起我小时候因为肚子饿，到生产队的豌豆地里偷吃了几个豆瓣儿，不幸被生产队队长撞

见，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到队部关进仓库，然后传话叫我的父母拿5块钱去赎人的情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排开前面的人，往那小平头跟前一站，问他：“你是什么人？你为啥欺负老百姓！”声音有些异样，连我自己听了都有点吃惊。

小平头一愣，脱口反问道：“你，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哪个单位的你别管，你先回答我，你们为啥欺负一个老实巴交的穷百姓？”

小平头一时估摸不透，满腹狐疑地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好一会，嘴角慢慢浮出一丝鄙夷的冷笑，斜瞟着我：“你，王八吃河水，是不是管得稍微宽了些？”

“你，你怎么张口就骂人？”

“骂人？骂你又怎么样？”

“你，你怎么不讲理？”

“不讲理？不讲理又怎么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一时词穷，又感到势孤力单。我下意识地周围扫了一眼，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支持我一下。但那一一张张大同小异的陌生面孔上，除了好奇便是令人心寒的冷漠。我的心不由得抽缩了一下。

小平头抬腕看了下手表，又朝那个红脸大汉使了个眼色：“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把两个王八一起带走！”

话音还没落地，红脸大汉和另外两个年轻小伙，突然冷不防地向我猛扑过来。我奋力反抗，继而破口大骂，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似乎都学过擒拿术，只一会儿工夫就把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捆得死死的。接着又把余下的半截绳子挽了个活扣套到我脖子上。

“你他妈的放老实点！”红脸大汉说，“不然，我把绳头一拉，叫你马上尿裤裆！”

二

大街两旁的行人都站住或放慢脚步瞧我。背后的情景我看不见，但从杂沓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判断，至少有上百人紧紧跟在屁股后面看热闹。把自己的同类五花大绑或戴上高帽、涂上花脸，然后像牵狗似的牵着在大街小巷里来回穿行这样的场面，多年来人们见过的还少吗？为什么百看不厌呢？难道这跟吸毒一样，也会上瘾？我不禁想起当年被几个背洋炮的人物抬上敞篷车游街示众的阿Q。我觉得眼下的情景跟那时有着极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岁月流逝，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当年跟在那辆敞篷车后你推我挤地看热闹的人，大多拖着辫子、穿着长衫。而现在却是清一色的灰制服，偶尔有一两个穿花衣服的，却又像是年轻的“花姑娘”从日本人的岗楼旁边经过，目光总是怯怯的，不敢正眼看人。不过头发的式样儿似乎比过去随便些，既有庄重的“大背头”，也有潇洒的“一边倒”，还有管理起来极省事的大小“平头”，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不久在某些地区悄悄流行的基辛格式的“小波浪”。

迎面驶来了几辆黑色小轿车。押我的红脸大汉大概是预防我突然跪下喊冤，他把手里的绳头狠劲一拽。我眼前一黑，耳朵里嗡的一声，嗓子眼里也格格嚅嚅，好像就要闭过气去。头上蒸腾着热汽，汗水扑簌簌往下流，流湿了我的前胸和后背，系着裤带的地方则完全湿透了，粘粘糊糊的，十分难受。我脑子里那股一涌一涌的思潮，随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度疲倦，

渐渐趋向平静。做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想，看来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或迟或早难免总要这样被人押着游一两次的吧？就像佛教教义所揭示的那样，若想从根本上瓦解“我执”，进而修成正果脱离苦海，非得经历一次次的磨难与脱胎换骨不可。

终点站想必就要到了。红脸大汉以掌代刀，朝我脖子上狠狠劈了一下，又骂了几句脏话，然后很麻利地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十步开外，一扇大门虚掩着，门牌上赫然写着6个肥硕的大黑字：西河路派出所。我心里有些纳闷，怎么转来转去转了好半天最后又转回来了？

西河路派出所的房子都是平房，而且很陈旧，加上周围盖着好几栋大楼，光线也不好，院子里有一股阴湿的霉味儿。办公室门口有两个公安人员正站着聊天。他们都穿着警服，看上去显得相当精干。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个，尽管年纪略显大了点，但脸庞轮廓清晰，线条粗犷有力，眉宇间透出一股威严的冷气。相比之下，另一个则细皮嫩肉，神态谦恭，像是一个新手。走在头里的大平头凑过去只说了一两句话，年纪大点的那一个便蓦地沉下脸打了个手势，意思好像是不要在院里大声嚷嚷，进了办公室再说。我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到底是执法机关的人，跟小平头他们不一样。不料我正要迈步，红脸大汉从后面猛推了我一把，我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我站稳后立即抬头朝办公室门口瞥了一眼。很遗憾，两个公安人员都不在门口，已经转身进屋去了，我被推的情景他们可能没有看见。

办公室里的光线很暗。我刚迈进门槛，不能适应光线的反差，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怕撞在人身上，

站在门口一步也不敢向前。红脸大汉又从后面推了我一把。这次推得并不重，但我故意踉跄两下，顺势倒在地下。我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两个公安人员看看，这伙暴徒是怎样对待我的。但不知两个公安人员没有看见还是无动于衷，我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我很失望。我的双眼渐渐适应了屋内的光线，心里突然憎恶起自己来了：像个动不动就要“死狗”的市井无赖故意倒在地下，也未免太下作了！

办公室里面的摆设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里面很脏，地下尽是瓜果皮和纸屑、烟头，挂在东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也被熏得黑乎乎的，几乎辨不清本色。年纪大点的那个公安人员昂然端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后面，另一个却站着，过了一会他又无声地出去了。他出去后一直没再回来。

那个坐着的公安人员扫了我们一眼，然后朝小平头微微点了下头。小平头立刻走到屋子中央，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另一只手指着窗外：“我们几个正在打击投机倒把，这个黑家伙突然挤进来，质问我‘为啥欺负老实巴交的穷百姓’，我一听，他妈的肺都气炸了！”

小平头说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他的嗓门大得可怕，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作响，而且一句一个脏话，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但令我有些诧异的是，他在叙述事情的经过时既不添枝加叶，也不怎么掐头去尾，与事实基本相符。以致轮到我说活时，除了反复强调我被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这一奇耻大辱外，竟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一直昂然端坐在桌子后面默然不语的那个公安人员，把上身往前微微一倾，终于开口说话了：“喂，你的证件？”语气平静而又迟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我立刻从衣兜里掏出我的工作证送到他面前。他打开工作证，仔细看了看。然后站起身来，绕过桌子一步步踱到我跟前，站定了，直勾勾地盯住我的眼睛，好几分钟不说一句话。在那嵌着国徽的大沿帽底下，他那凌厉的目光就像两把利刃，刺得我心里不由地哆嗦了一下。我生来就不是个胆小鬼，加上“文革”初期当过一年半的红卫兵，毕业后又在河甘银拉尔草原上混了几年，自信即使遇上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王也不至于大惊失色，瘫软在地。但此刻，不知为什么，我竟没有勇气跟他对视。我的目光像只受惊的老鼠，惶惶然顺着那雪白的制服，经过那笔挺的蓝裤子，停留在那乌亮的圆头皮鞋上。

接着是一阵幽长的静寂，静得连院里苍蝇的嗡嗡声也清晰可闻。

“你他妈的混蛋透顶！”犹如一声破锣，在我头顶骤然敲响，余声随着空气的振动，在屋里久久地回旋缭绕。

我定了定神，将头慢慢抬起。嵌着国徽的大沿帽不见了，雪白的制服也似乎隐退了，只剩下一张赤红的大嘴，活像恶犬的口腔，以黑乎乎的天花板为背景，在我眼前一张一合。

“……欺负老实巴交的穷百姓？你小哈巴儿装大狗，胡咬什么？你他妈的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什么，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呸！你他妈的鼻子里插大葱，像不像！什么，我执法犯法，侵犯人权？呸！你知道什么叫执法犯法？什么叫侵犯人权？我看你是当年的羊羔没见过狼！要是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我他妈的马上叫人给你脖子上挂一块打红叉的亡命牌，再戴上脚镣手铐，然后他妈的拉出去再游你狗日的三天三夜街！……”

我当时的感受，是无法用文字描写的。望着那张血盆似的

大嘴，我脑子里蓦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干掉他，然后自杀！

小平头那一伙人说了几句话，先后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大嘴巴两个人。这实在是一个实施突袭的绝好时机。我浑身的血液骤然沸腾起来。我用一声轻微的短咳努力镇定了下自己，装做搔痒，把手暗暗伸向后腰。但是命中注定我不该因一时的冲动毁了自己。我猛然记起，我那把可以用来剃头的既锋利又精致的7寸小藏刀，昨晚被训练班的一个同学借去切香肠，我忘了要回来别在裤带上。

大嘴巴的辱骂声连续不断地在我耳畔回响了近两个小时，最后终于口干舌燥、气力不支而不得不停止下来。稍顷，他又呵道：“你他妈的给老子老老实实在地站着，不然你他妈的吃不了得兜着走！”说罢，他把屋门吱的拉开了，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随即他的皮鞋声囊囊地从窗户外面的水泥台阶上响过去了。

我走过去坐在靠墙的一把软椅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感到一阵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疲倦后的舒服，从背部的脊神经迅速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我抬起眼帘，静静地望着对面墙壁上黑乎乎几乎辨不清本色的祖国地图，刚才那股以死雪耻、除害和伸张正义的失去理智的冲动，早已消失了。只剩下一类类似凭吊般凄楚的遗憾和沉思。这凄楚的遗憾和沉思，把我带得很远很远。

日落西山，暮色四合的时候，门锁一阵响动，接着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一瘦一胖两个中年男子相跟着走进屋里。我装做打盹，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他们一下，觉得他们的模样儿有些眼熟。我坐直身子定睛一看，心里不由一热。他们两位我都认